

〔第4册〕

自化文◆主编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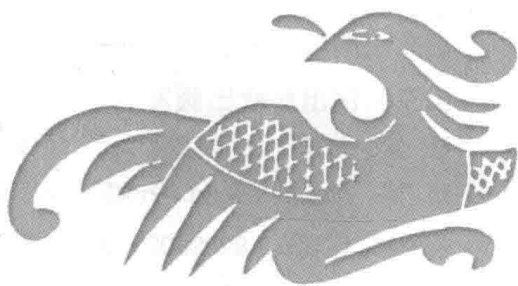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〔第4册〕

白化文◆主编

中國近現代曆史名人軼事集成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. 第4册 / 白化文主编.
—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15.5
ISBN 978-7-209-08889-3

I. ①中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名人-生平事迹-中国-近现代
IV. ①K820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9625 号

责任编辑: 王 路 王媛媛

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. 第4册

白化文 主编

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 250001

网 址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市场部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规 格 16开 (185mm × 260mm)

印 张 40

字 数 796千字

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

ISBN 978-7-209-08889-3

定 价 390.00元

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调换。(010) 57572860

序 言

历史人物轶事，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，自汉代起，在各类书志中就有载录，特别是魏晋时期，品评、臧否人物之风盛行民间及士大夫阶层，此类著述更是蓬勃发展。到了明清，特别是近代，数量更是剧增，品种也颇繁杂，渐渐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突出现象，又因为其特殊的趣味性而有了更多的读者。

所谓“轶事”，是指“正史”之外各类野史笔记、稗乘杂史、家史家书和名人书信中有关历史人物的事迹。而历朝历代，都有一些文人对其加以搜集整理，有的学者更有浓厚兴趣对其进行研究、撰述，给这类轶事构建了进一步传播的路径，也为“正史”研究者拓展了视野。有的轶事，甚至被民间的大鼓、评书艺人改编，被写进“演义”“话本”中，得到了更多的传播。

做研究的人往往深有体会，当想利用“正史”写文章时，所谓“正史”里却提供不出具体且有价值的东西；当不用它时，觉得又很有价值。所以，历代常有许多学问家，很看重野史和家史的价值，特别是各类名人“轶事”，从中去粗取精，可以加深对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和认识，有利于拓展认知的广度与深度。所以明代大学问家王世贞才有关于正史、野史和家史的一段辩证的观点，他认为：“国史，人恣而善蔽真，其叙章典，述文献，不可废也；野史，人臆而善失真，其征是非，削讳忌，不可废也；家史，人谀而善溢真，其赞宗闾，表官绩，不可废也。”王世贞的观点很切实际，一方面，他认为对正史、野史、家史的得失应做综合评价，不要孤立地看问题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认为对野史本身应辩证地对待，以免陷于偏颇。他的观点，事实上也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正是得益于这些野史和家史（当然也有其他著述），所收录的近现代名人范围较广，既有晚清的维新人士、革命志士、文人学士、杰出妇女，还有官僚政客、军阀流氓、商人巨贾，甚至还有宫廷太监，等等，可谓集大成者。由于内容多不见于正史，故可以从一些侧面补正史的许多不足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一切从史料出发，从近现代出版的各类书刊、报纸中辑录、编排而成，既是一部学术资料，又是一部大众读物，既适用于专家学者做研究时参考、利用，也适合普通文史爱好者的休闲阅读。相信各阶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阅读的乐趣，从这些历史名人轶事中，发现、揭秘人性的善美和丑恶，体会社会的风云变幻，感悟人间的世事沧桑。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编委会

2015年3月12日于北京

凡 例

《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》是一套大型史料类工具书。丛书共分为十册，收录了一八四〇年以来，一九四九年以前，活跃于近现代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人物近四百人，轶事四万余则，总计约八百万字。

丛书所收人物，包括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各个领域，而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等各领域为宏。

丛书以人物出生年月为序，次第分册，各人独立分卷。同年出生的，则以政治、文化、学术、思想、艺术、教育、实业、社会等领域排序。每位人物的各类轶事，依照其生平事迹，次第辑录。

丛书各卷基本由“小传”“正文”等两部分组成。“小传”即传主一生主要事迹之载记及相关成就之述评，短短几百字，使读者迅即明了传主之生平事迹、事业成就、历史地位等。“正文”即传主一生轶事之系统辑录。

丛书史料性、趣味性并重，力求使读者一册在手，概得其全。各卷少则数十条，多则数百条，力求于有限之史料内，展现传主多彩之人生。所引文献，均为“当事人”记“当时事”，所谓“于史有征”“于事有信”者也。后生晚学之研究性著述，不入征引范围。所据文献，多为一手资料；也有个别生僻条目，系据他书而转引。

丛书卷帙浩繁，征引文献出于异时异地之多人之手，个人政治立场、视角维度不同，对事件、人物之臧否或有差异，为重史料原貌故，未作修改，以合乎今人之观点，特此说明；如作征引阐述时，需斟酌使用。另外，同一人名、同一地名等，各人记述略有小异。如鲁迅，或作“周树人”，或作“树人”，或作“周豫才”，或作“豫才”

等；北京，或作“京”，或作“京师”，或作“北平”，或作“平”等。文中各存其真，并不强求统一。明显之错字、别字、衍字、衍句、缺字缺词等，则径自补正；不再另出校记。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言 | 001 |
| 凡 例 | 001 |
| 吴稚晖卷 (1865 — 1953) | 001 |
| 黄宾虹卷 (1865 — 1955) | 066 |
| 周学熙卷 (1866 — 1947) | 073 |
| 孙中山卷 (1866 — 1925) | 080 |
| 罗振玉卷 (1866 — 1940) | 175 |
| 康广仁卷 (1867 — 1898) | 208 |
| 唐才常卷 (1867 — 1900) | 216 |
| 张元济卷 (1867 — 1959) | 234 |
| 孙宝琦卷 (1867 — 1931) | 235 |
| 熊希龄卷 (1867 — 1937) | 237 |
| 张一麐卷 (1867 — 1943) | 25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虞洽卿卷 (1867 — 1945) | 272 |
| 蔡元培卷 (1868 — 1940) | 274 |
| 林 森卷 (1868 — 1943) | 342 |
| 钱能训卷 (1869 — 1924) | 349 |
| 梁士诒卷 (1869 — 1933) | 357 |
| 陈少白卷 (1869 — 1934) | 366 |
| 章太炎卷 (1869 — 1936) | 378 |
| 孟 森卷 (1869 — 1937) | 503 |
| 徐 珂卷 (1869 — 1928) | 513 |
| 陈 宦卷 (1870 — 1943) | 516 |
| 段芝贵卷 (1870 — 1925) | 525 |
| 刘显世卷 (1870 — 1927) | 532 |
| 周自齐卷 (1871 — 1923) | 534 |
| 沈鸿英卷 (1871 — 1938) | 537 |
| 龚心湛卷 (1871 — 1943) | 541 |
| 欧阳竟无卷 (1871 — 1943) | 543 |
| 朱启钤卷 (1872 — 1964) | 545 |
| 张 澜卷 (1872 — 1955) | 549 |
| 赛金花卷 (1870 或 1864 — 1936) | 553 |

吴稚晖卷（1865—1953）

吴稚晖，原名朮，字稚晖，江苏阳湖人。1905年冬参加同盟会，出版《新世纪》，鼓吹无政府主义。1924年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，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、政治委员会委员、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、中央评议委员、总统府资政等职。1953年10月于台湾逝世。著作编入《吴稚晖先生全集》《吴稚晖先生选集》等。

天伦共聚

吴稚晖先生，幼年命运殊劣，三岁丧母，五岁亡父，一身落拓，奔走江湖，计三十年，世变饱尝，其经验在常人洵属望尘莫及。家庭人口极其简单，夫人主中馈，办事井井有条。此外尚有四十余岁未出之女公子，及三十余岁未结婚之公子，天伦共聚，其乐融融。至其男女公子，迟迟未婚嫁，系因幼时居英伦乡间，沾染英人习俗，只愿自立自强，贯注全副精神于事业之上，对于“恋爱”二字，彼等皆欲追求一极圆满之理想中对象，以致耽误终身。吴先生，因其子女志趣高尚未便深拂其意，每对人言，则未免仍有隐憾云。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是个苦命儿

吴稚晖幼年身世十分凄凉，时当洪杨之乱，他母亲系出无锡北门“江尖嘴上团团转”邹氏望族，因避乱来到阳湖县的雪堰桥镇，其地有如一个长舌头透出在太湖里面，距无锡边界很近，离无锡县城也只三十里，而离武进县城却有七十里之遥，后阳湖并入武进，其地归武进辖境，本是极不合理的。稚老的老家就在雪堰桥，他母亲十八岁嫁给他父亲，也可算得一对乱世鸳鸯。不幸二十五岁就死去，时稚老仅六岁。稚老尝自述道：

曾祖母早寡，吾祖为独子，生吾父亦独子，十岁丧母，吾母十八嫁吾父，曾祖母与吾祖，切望吾母生子，不料吾母至家之年，为同治二年，曾祖母近九十，祖父六十，先后去世。至同治四年，吾母生我，伊方二十岁。吾母生我之时，吾外祖母已丧其二子一女，此吾母一女，寄食吾家。吾母生我之后，连生三女，二十五岁时，因生第三女，产后患病而死。彼爱第二女，在其产时死去，故悲伤而致疾。彼死，所生第三妹亦未育而死。遗吾六岁，及吾大妹四岁。时洪杨之乱已平，外祖母本无子女，故抚吾兄妹二人如己孙，同回无锡北门老家邹氏，邹固北门望族也。外祖母养我至廿七岁，而彼死，其恩至笃。

（姜泣群：《民国野史》）

到底是哪里人

论他的籍贯，说是无锡人可，武进人可，“总之，是中国人也”。但在清末科举时代，稚老因为在无锡应童子试，还曾引起一次“冒籍”的小风波。

吴稚晖先生本是江苏常州人，幼时曾到阳湖县（属常州府）应童子试，因口音颇似无锡人，引起同考诸生猜疑，责其冒籍投考，不问来由群起殴打。稚老生性倔强，平白遭此冤枉，心中愤愤，一气之下决定改籍，终身自认为无锡人。其实，如果不知底细，单听他一口道地无锡腔，绝不曾疑心此中尚有如此一段喜剧性之小插曲。

（许金城：《民国野史》）

偷来人身

他所称“偷来人身”也有一个可笑的掌故。当他八十岁那年，友人打算为他上寿，出纪念特刊，他连忙致书辞谢道：“吾母方孕我，外祖母梦吾曾祖母与祖父告之曰：‘吾将在阴间买小孩，已定价矣，惟秤时卖者曾将秤钩纳入肚脐而秤。’且梦两次。并言两臂已作记号。既而生我，左臂有一粒红斑为黄豆大，右臂画一葫芦有寸半长，外祖母深信不疑，信系吾曾祖母与祖父瞒了阎王买来者。所以戒勿做生日，一做生日，必要堂前点蜡烛，以敬天地，有闲神去报告阎王难免拘回阴间。……外祖母并戒我，切勿驳剔肚脐中之尘秽，此乃封住秤钩洞之要物。吾十岁，渐不信神话，夏天洗澡，试将宿积如绿豆大者剔去。忽腹痛如绞，连痛三日，涂以脐膏，焚去冥锭多起。嗣后吾虽欲不信，事实不可能。故至今吾脐中有两粒绿豆大坚黑之宿秽，存于其中，尚为七十年前之宿秽，不敢动，彼亦坚着为生根者。”

年老人这些话头，可以说全是迷信，而稚老借以谢寿，却也有其一片至情，他说：吾之哲理，且不信有神，不信秤钩钩肚脐，过秤买来。肉上有红斑，亦人人都有，绝非买定之记号。自然更不信有所谓阎王。而脐中之秽不除，曾见有西人记载，笑劣等民族，不除脐秽，想我亦不免低劣，且更不信秽尘可封秤洞。然剔去宿秽，并未粗暴伤肉，竟至腹痛如绞者三日，则事实不能辟，亦不敢辟。至外祖母养我至二十七岁，而后死，其恩至笃。曾祖母九十，为吾族之节母。彼等迷信，固一定可笑，然爱我则具诚心，而已死尊长之遗命故违则不祥，则决可言也。迷信我不管，违背遗命则大不可。而且尊长只知有我而延嗣续，亦知我为不肖，“偷来人身”，能免大过，虽无补于世，让我久久视息人间，亦可将小玩意报导报导。

他并认为区区八十九十，俱不足道。方今卫生过于前人，由三百四百，竟追武老彭八百，乃必有之事。他说他自然甚爱生命，可活必当活。不做生日，不做寿庆，落得安闲无事。记得有年二月廿八日生日那天，亲友备些礼物送他，还挨他骂过：“做什么生日，放屁。”这是“偷来人身”不做生日的大道理啊！

（许金城：《民国野史》）

孩子王

又云：当先生十余岁时，躯干修伟，孔武多力。途遇不平及有侵侮其同道时，常以力争之。每向其友于袖中出示其藤鞭，鞭端系以极粗之短麻绳曰：“此物最厉害。”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一夜未归

据云于先生十八岁，受其外祖母抚育之时，一晚忽失踪。家人惶急，不知所出。翌晨黎明，见其逡巡返家，鞋底已脱，以绳系之。询之。方知于晚间在无锡城外，追逐放在田野食草之马群以为戏。自南门而西门，东门而北门，如是者，绕城数匝，兴趣盎然。待城启关，方始思家，而于其追奔逐北之时，曾未忆及其外祖母等之倚闾焦虑也。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寓庄于谐

吴稚晖先生之演讲，寓庄于谐，听者不倦。民八，在漳演说，略谓：“世人多知有己，而不知有人，实则人即己，己即人也。譬之植物，赖人所吐之炭气，及排泄之

粪料，以生以长；而人又以植物为食物，以充滋养。植物体中既有人我之成分在，足见我体中有别人之成分。故爱人即爱己，爱己即爱人。人我之身，不过如老人之拐杖，须凭此而行耳，何必因一杖之故，而损人以利己也。”语虽滑稽，实含至理。

（孙玉声：《健庐随笔》）

不负友托

民十五年时，先生闲居平市，曾受李济深之托，督其子在平读书，嗣以北政府因吴氏涉嫌，下令通缉，吴遂率李子返粤。事前拍电李济深，告以船名及行期，李接电后，亲往迎候，轮船抵岸，李登轮遍索大餐间官房舱，均未见吴踪影，一时惊疑莫定，不得已扫兴而归。不料吴于是时挈李子藏躲于货舱，俟船客散尽，始从容上岸，步行送李子抵辕门，晤面之下，李问其故。吴笑谓：“吾生平最怕受人欢迎，此种举动，若使儿辈，视成惯例，可以说是养成拍马屁的恶习，则离平民化生活，相去太远，此来谓汝子于货舱，正所以爱之也。”李至是谨聆其教，连声称谢不已。又吴氏在平时，“公余之暇，常携同志，作市上游，疲则觅茶肆少憩，饥则买芝麻酱烧饼充饥，诸人皆所难堪，吴氏自觉甚乐”。有时独往西郊农事试验场，看狮取乐，曾以狮为题，咏一绝曰：

时局如今不忍论，顽狮依旧睡昏昏。宝刀渴饮匈奴血，此是男儿报国恩。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眼睛与手杖

先生目不患近视，而目镜无或一时离，常御椭圆形镜，鼻梁作三角方形，或询吴：“胡不易圆镜？”则答：“我架眼镜，非图漂亮，不过算有那么一回事而已！时或御镜框，而以镜片藏诸荷包内，其行其态，实不惜揉造有冬烘气，而与大观园中刘姥姥媲美也。”先生有手杖，上端有指南针一具，下端则有可随时启闭之小钢钩一个。询其作用，笑曰：“此乃友人沈槐柏君由唐山寄赠者，因知我好游，恐迷方向，故有此指南针，下端之钩，则可以攀近草木，采取标本，亦可勾搭东西，做小偷也。”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白头青年

先生，言语诙谐，富有幽默意味，冯玉祥恭之为“白头青年”。胡适博士更称为“近三百年之大思想家之一”。

京市某次大会征吴演说，吴姗姗来迟，登台即云：“我昨天晚上与老妻敦伦一次，所以今天精神很疲乏，来得晚了，请诸位多多原谅！”台下闻而哄堂大笑，各女宾多有面红耳赤，垂头而去者。曩年吴随蒋氏赴汉，各界举行大会欢迎，吴代表蒋氏演说，是时天气酷热，吴开口即云：“我昨晚一觉醒来，发现我的裤子都湿了，起初我疑是滑精了，但是没有做混账梦，后来才知道是大汗。”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老王八蛋

某次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开会时，吴先生与王照，忽因事发生争执，王口吃情躁，理由又不充分，为吴所难，愤甚，破口骂吴，谓：“老王八蛋，惟知嬉皮笑脸，何尝懂得语音学，亦敢与老子争一日之短长。”语极难堪，全场愕然。吴起立，笑曰：“王先生误矣！殆气昏欤？稚晖姓吴，非贵本家也。”全堂哄然，吴可谓善于滑稽矣。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草纸四张

闻先生每于菊黄蟹肥之际，时只身赴阳澄湖，布衣布鞋，腋夹雨伞一柄，报纸一束，小拇指上提一活口小皮钱袋，厥状若一道地乡老儿，及购三等车票入座，将钱袋置于身傍，展阅报纸消遣。俄尔视其钱袋，已不翼而飞，迨下车，径赴五芳园食蟹六只，笑谓友云：“扒手老兄，今天这笔生意做走了眼。我这袋里除了十数铜元外，其余是草纸四张，预备出野恭用的，哈哈！”闻者亦大笑不置云。

（竹楼主人：《近代名人轶闻》）

老头子应该枪毙

吴稚晖在中央大学讲演，大意说六十岁以上的老头子应该枪毙，因为中日之战时，汪、蒋两先生均不到六十岁云。关于亡国之责任，一向是你诿我推，吴先生总算是朴直可喜，不愧自命刘姥姥。不过吴先生还是不彻底，六十岁的界限也太广，恐怕未见得个个肯愿枪毙罢。还有一层，吴先生也未能深谋远虑。国府主席的标准，不是要年高德劭吗？如果六十岁以上的人都枪毙了，有谁来做主席？纵谓不得已而思其次，然而六十岁以下的大都血气方刚，你不怕他们因争主席而打架吗？

（《论语》第二十期）

却辞趋时

吴稚晖先生善篆书，但不轻易提笔。一日，有青年数人来访，适遇先生为人书联，彼等乃低语密商，拟乘机购纸请先生书写，先生似已微有所觉，乃故意语彼等曰：“你们想，二十世纪，还要玩这些东西，真是野蛮。你们想！”

（如愚：《也是斋随笔》）

粥会

吴稚晖先生住在重庆的时候，自奉很俭。他住在一间斗室里，烧饭在那里，会客也在那里。他已八十有一岁，精神身体都很健康，实在是人们的一个模范人物。有一天蒋主席夫妇到他家里拜访他。他正在家里烧饭，蒋主席便叫蒋夫人替他操作，重庆的人对于主席敬重党国元老，传为佳话。稚老常常有一个粥会，邀约几位同乡的老者，共同粥叙，小菜也很简单，藉此消遣话旧，法良意美。谈到粥的典故，《释名》云：“煮米为粥，使糜烂也；粥浊于糜。”张来《粥记》：“每日起，食粥一大碗，空腹胃虚，谷气便作，所补不细。又极柔腻，与胃肠相得，最为饮食之妙诀。”齐和尚说，山中僧每日将旦一粥，便可以养生而求安乐。又苏轼帖云：“夜饥甚，吴子野劝食白粥，云能推陈致新，利膈益胃。粥既快美，粥后一觉，妙不可言也。”吃粥有这许多好处。现在往往有聚会，动辄万金，大有“富家一席酒，贫户半年粮”之慨！也何妨学稚老在重庆的时候，来一个粥会呢？

（陈邦贤：《自勉斋随笔》）

八不会员

汪精卫、吴稚晖、李石曾组织进德会，有八不之规约，曰不吃烟、不饮酒、不食肉、不狹邪、不赌博、不置妾、不作官吏、不为议员。一时社会颇有风从而靡之势，虽逐渐冷静，而汪、吴、李三人坚守弗渝。

（陈瀛一：《新语林》）

莫名其妙被召见

闰五月四日，星期日，余在寓尚未起，见有一穿蓝呢马褂四十许之上等人入室。

递与余女一函，即去，折阅，乃俞明夷之子大纯致余者，言适自南京来，有要事奉商，请至大兴里七号进士第杨相晤。余起，有同乡前曾任广东香山县知县朱仲超来，遂同出，至盆汤拱桥船上，送孙叔方（即前年同在日本逐回者，后曾任南京教育部简任秘书，今已死）。船开，余告朱仲超，愿往大兴里进士第杨否，彼欣然，至则所谓大兴里者，乃上等私门妓之巢窟，有二十余石库门小楼房，至七号，果有牌子曰进士第杨，入门一青布长衫二十许少年，方据师座，有清洁穿蓝竹布衫小女，皆十二三岁者五六人，为学生，是时上海尚少女校。大奇。少年即起问何事，余曰上有俞先生，约余等来，彼即让余等上楼梯。既登楼，即见靠窗坐一老官僚，面目依稀俞大纯，心知必系俞明夷恪士，彼起立笑面相迎曰：“是稚晖先生乎？”余想既客气，或无危险，即应之。彼又与朱相谈，亦表闻名已久，坐定，见送信之蓝马褂人抱水烟袋坐床上，不与余等招呼。俞开口即曰：“《苏报》闹得太厉害了，梦坡我熟人，余昨往，彼适出门，见其会计陈吉甫，先生等劝其温和乎，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。”余曰：“二人脾气，恪士先生所知，但朝政如此，亦难怪出言愤激。”彼皱眉曰：“话如此说，太厉害，亦叫当道受不了。”即起至窗前案上，抽上一公文示余，即两江总督部堂魏所发：照得逆犯蔡元培、吴敬恒，倡言革命，煽乱谋逆，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，即行审实正法。看至此，彼即抽回，压入书堆曰：“笑话笑话，我们吃面。”其时下面着青布长衫之先生，托一木盘，有面三碗，饺头两盆，俞先生坐下，且每盆先吃一筷曰：“我们不客气。”若表示面与菜皆未下毒，余等亦泰然而吃，且曰：“请先生照公事而行可矣”。因我于半月前，又被老巡捕房捕头蓝博森传至其寓曰：“你们藏兵器否？”我曰：“断断没有”。他曰：“没有兵器，你们说话好了，我们能保护你们”。所以我心中亦知道你不敢捕。彼又曰：“笑话笑话，我想最好多到外国去留学，可帮国家改新”。我曰：“法国很便宜”。他说：“法国不好，还是去美国，我的儿子，要他去美国”。余等见无话，即起身告辞，彼送至楼梯头不下，曰：“我住南京芝麻营六号，我们可以常通信，称我俞燕，你叫吴谨好了”，我莫名其妙，唯唯而别。

（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）

我在铁栅外

九日，余至老捕房探看彼等五人，章太炎、邹容、陈子某、刘保恒、龙积之同拘一室，彼等环立铁栅内，我在栅外，我亦不好意思多开口。彼等颇沮丧，见余自由，必内忿。然彼等可逃不逃，逃又自首，亦不屑计较我之自由。章反温然，向我点头。巡捕在旁，不许我等多言，即赶我去。

余出捕房，适遇南洋公学账房江趋丹，此人遭公学开除，彼见我自由，大奇，凶

目对我，我不顾而行。

（冯自由：《革命逸史》）

面和心狠

吴老先生老穿一件旧大褂，一双旧布鞋，说起话来，面孔上老挂着温和的微笑。如果光是注意这个简朴和蔼的外表，谁也不会相信五四时代的打“玄学鬼”，民十六年同廿八年的两次打“汪家店”，就是出自这个简朴和蔼的老人之手。

（何瑞瑶：《风云人物小志》）

老青年

吴老先生，今年七十七岁了，这个年纪，在我们寿命水准低下的中国，并不寻常，可是，时间似并不足以减消老人的志气；且不必去计算半世纪来他那轰轰烈烈的事功，就现在，社会每遇一回大波动，他还不是以一个老青年的身份，站在我们的前面，领导着我们吗？

——这位老人的心，永远是年轻的！每回看见他，我总在暗地这么想着。

（何瑞瑶：《风云人物小志》）

远走国外

十日，许侣肖（许为李四光之岳父，今已故），方佐福开森在盛杏生寓内译书，来告我曰：“昨日江趋丹来告福开森，请福告盛杏生，要求捕房并捕你，福虽未允，然江必大煽动。你不如稍避，你既知演说革命，不必先送头去，应一避。”余笑颌之，余女即雇洋车送余至一石灰公司楼上住，此公司乃与余同晤俞恪士之朱仲超其兄所设也。

数日，许与沈某等皆在外接洽轮船，闰五月十六日早上，即车至金利源码头，上太古轮船。送余至船上者，章行严、沈步洲、胡敦复、伍某（即南洋公学置墨水瓶于师座之人，后久在申报任事）、曹惠群等，陪余往者何梅士，彼亦拟赴欧留学。

船至香港，余住下，何梅士至广州，向其六舅筹资，为舅扣住，不许出。其时余滞香港半月，晤陈少白、冯自由等，有洪某者，闻亦革命党人，其子方留学伦敦，作书介我于其子，其时最殷勤招待我者为华字报之某先生，已忘其名。过十日，余友陆炜士挟来六百元，乃彼与方子仁、庄思缄各赠二百，我欲赴法，彼强我赴英。（我所以赴法，因爱国学社初开时，李石曾偕同曹汝霖、夏霜秋同访我，聚餐于四马路杏花楼，